

在风景优美的鸭绿江北岸，G331国道像与中朝界江同行的“旱河”，大江与“旱河”同行往，两侧皆是风景的盛宴。许多座山村，掩映于青山绿水间，其名字多具山地特色，如马鞍山、新开沟，还有葫芦套、蛤蟆川，等等。长白山中的每座山村，都是一部漫长的历史。

下午两点多钟，我们走进了九道沟村，这里的“沟”，即是从北侧大山里，唱着歌流出的一条清澈小河，它像个热切回家的英俊少年，步伐矫健，一头扑进“家门”——鸭绿江。这日夜听歌的小山村，就在“沟”河的东北边。幽静中，村落延伸，农家多掩映在老榆树的浓荫里。

风把山野的芳香逸进小巷，我被清丽的风送进一户陈姓农家。此刻，60岁出头、身材敦实、脸庞黑红的农妇陈妈，正在自家小院的长方形地瓜秧苗温床前，挑拣着翠绿的地瓜秧苗。

院里的地瓜秧苗温床，像巨型花圃，秧苗密密麻麻，叶子挺挺绿绿，葳蕤茂盛，秧苗们好像故意举手搭了架棚子，把温床下的黑土全遮住了。这些手掌高的秧苗，抬头望着小院上方的四角天空，温润的阳光如母牛般，给予秧苗舐犊之吻。苗们你挨着我，我挨着你，似乎谁也无法挣脱谁，又好像都在奋力往高长，想尽快甩开对方的纠缠，斩断勾连羁绊，找到自己的新生之路。在这儿，只要自己健康、成活率高，就会被主人“选拔”出来，就有机会被农家栽种于碧野苍天下的大田里，享受成长的快乐。对瓜苗而言，被主人选中，就意味自己赢得了发展空间。对主人而言，这些被选出的满筐秧苗，就是全家人放飞生活的热望。

陈家小院，本来就不宽敞，又被地瓜秧苗床占去了大半，它头朝北面对主房，横卧东西厢房间，四周的过道都不足两米宽，除去堆于墙下的砖头、木柴等杂物，苗床占据中心位置，是小院里绝对的主角儿。我想，这苗床有那么重要吗？一边看陈妈干活，一边与她攀谈，心中的问号如小铁锤咚咚地敲击着我的脑壳。

刚才，忽地涌进来的十多位男女来客，围在苗床前看陈妈拔秧苗儿。在不知情中，她突然被围观，众目睽睽中，自己陡然成了被追逐拍摄的“主角”，她显得有些不适应，甚至有点紧张。陈妈紫红色的圆脸儿，瞬间僵硬、生硬，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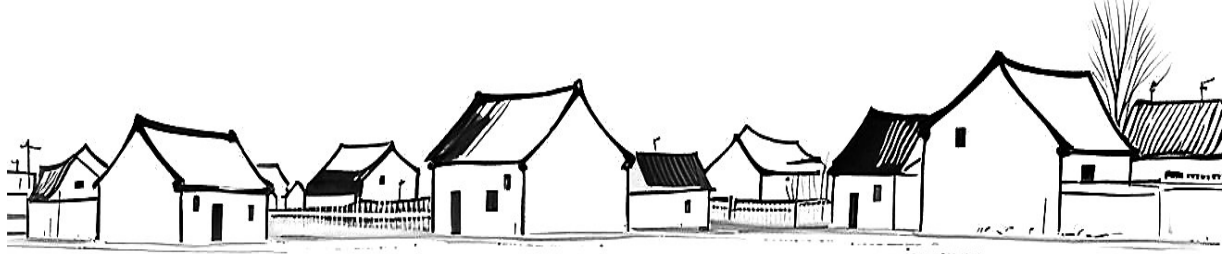
久都不松弛，犹如人突然走进陌生城池，面对多条路，自己竟然不知该走哪条路了。

再后来，陈妈听到客人们七嘴八舌的问话，才知道他们多未见过小院里的苗床子，出于好奇心才来问自己的，比如栽培地瓜苗的常识等等，至此，她的紧张感才慢慢释放，双方的对话顺畅起来，其表情恢复平静，神态也轻松起来。

陈妈精气神十足，头顶的遮阳花布帽“绽放”着，一副

小院天空下

□陈晓雷 文/摄



不胜娇羞、芳华正茂的样子。她一边拔着碧绿的秧苗，一边语速舒缓地回答人们的提问，比如到市场卖地瓜秧苗，每株一毛到一毛二，价格不等。还有地瓜苗要赶在谷雨前植到大地里，它们一见阳光，就噌噌地长，在地头几乎能听到地瓜秧伸腰喘气的声音……她语气不疾不缓，声调不高不低，紫红脸庞活力纷呈，眼光柔润而富有热度，让人们感到沉实、温暖。

陈妈眼含笑意，从茂密的苗丛中，挑选茎壮叶丰的青瓜苗，把它们一株株拔出来。看上去每株秧苗生生翠翠、兴致勃勃、满怀期待，它们早已畅想自己被植入大田，与山风为伍、与江水相依、与阳光为伴的欢欣岁月……而眼前

的陈妈，却顾不得秧苗们的遐想，她把手里拔出的秧苗间夹带的杂枝、枯叶掰去，再把它放进筐里，其精心劲儿像护理襁褓中的婴儿。

陈妈告诉我，自己家和乡亲们一样，都依鸭绿江而居，靠G331国道过活，这儿有山林护佑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，日子平平静静，安安稳稳，舒舒坦坦，生活不比大富贵，可比邻舍不相差，陈家三代同堂，人丁兴旺。老伴儿和自己身板都好，整天忙忙碌碌，生活得很充实。老头儿“主外”，

家里的几垧田都靠他莠弄，苞米地、地瓜田、黄豆地、水稻田，他整天忙得像头不知疲倦的老牛……农忙时节，全家人齐上阵，一起帮老头儿打理地里的活儿。咱知道，追着农忙时节种地，就是追咱农家人的大福哇！

陈妈说：“我除了给全家做饭，还得配合老伴儿帮儿子、儿媳带孩子，两个小孙子都上小学了。小男孩淘得没边儿，一会儿上树抓鸟，一会儿下河捉青蛙，咱这儿到处都是树林子、河沟子、草甸子，我老两口儿一眼都不能离开这俩小子，孩子们一出校门，我们就赶上去，帮他们背书包，让他哥俩儿手拉手，爷爷奶奶一边拉着一个往家走，从不敢半点松懈，必须按时接送，这样儿子、儿媳才能安心工作呀！”



陈妈在自家地瓜苗床边干活

这是一座山，也是一本书，它的脚下落着两座石碑，碑上有碑文，碑文遒劲有力，豪迈万丈，好似有蛟龙要从石中飞舞而出，它们分别对应着这座山的“书名”与“序章”。我走过去，从左往右看：“奶头山抗联密营”——这一定是它的书名；“王德泰军长纪念碑”——这一定是它的序章。

“抗联”是“东北抗日联军”的简称，“奶头山抗联密营”意味着这座山上曾经驻扎着一支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部队，而“王德泰军长”想来应当便是这支部队里的灵魂人物了。

再走近些，石碑上印刻于“王德泰军长纪念碑”之下的几行小字，须眉毕现地在我眼前呈现出一个年轻的、不屈的高大形象：

“王德泰（1907—1936），又名王铭山，1907年5月23日出生于辽宁省大石桥市博洛铺镇詹家屯。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，杨靖宇同志的亲密战友，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创始人，1935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。1936年3月于安图迷魂阵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，同年，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，转战长白山区，屡立战功，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。他为东南满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、坚持和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。为了祖国的光复和人民的解放，他出生入死，英勇奋战，把满腔热血洒在了长白山的土地上。1936年11月7日，壮烈牺牲，年仅29岁。”

我顿时明白眼前的这座山，是一部以风驭笔，以身当纸，以战士的鲜血做墨汁，以王德泰军长为代表的先烈写就的英雄史诗、革命赞歌、抗战巨著。

纪念碑下，芳草丛中，一束束黄白交错的菊花，叠成一片——黄菊花代表着恂恂君子风，白菊花代表着缅怀与哀悼——每年清明时节都会有群众自发前来献花，为这位先烈，瞑目默谢。

我立于这莽莽青山之下，抬头仰望，但见山上嘉树成荫，蔚然成林，清风飒至，顿起一片碧波，好似仙子拖长裙从空中漫过，荡起层层绿纹，如梦幻，如瑶池，如岱屿——美，很美，但美则美矣，却只是这部波澜壮阔的抗战巨著的一页封面。要想精读于它，必须拾级而上，深入山中，重走这条热血与钢铁般的意志铸造而成的抗联之路。

说是拾级而上，其实也只有短短的两三段的木质台阶，大部分的路都是由山石与泥土构造而成，且前两天才刚刚

重走抗联路

□段泽华

下过雨，地面湿滑，脚底下黏糊糊的，颇为难行。好像断断续续的几条摩斯电码，只有使出浑身解数，方能破译这抗联路之崎岖、抗战战士之不易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与其闲庭信步，不如历经险阻，将五脏六腑于苦水之中浸一浸、泡一泡，我们的战士当年可是连这三三两两的几段木质台阶都没有，一路的风刀霜剑、枪林弹雨，却依然能做到披肝沥胆，而熄火不息！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说难呢？

“1935年10月，因根据地遭敌人破坏，王德泰率第二军军部与第二团撤离车厂子，转移到安图南部的奶头山，开辟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。同年冬，日伪军纠集800余人对奶头山根据地行大‘讨伐’……”

“……敌军兵分三路向山顶进攻，王德泰军长命留守的两个连分为左右两翼，坚决顶住敌人，他自己则带领军直机关部分战士从正面反击！”

导游小姐姐的声音柔中带刚，在这崎岖的山径中，像电影里的一段旁白，像史书里的一段记载，以慎终追远的笔调，徐徐地向大家讲解着，那是一群可爱又勇敢的人，以七尺之躯，在那个狼烟遍地的时代，背青天下而莫之天阗者！

历史无法修葺，但可以铭记，时间无法逆流，但可以历久弥新！正如辛弃疾为朱熹写的悼词所言“所不朽者，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，凛凛犹生”！

石径两旁，花木扶疏，树影相织，阳光穿过叶隙，在泼墨一般的浓荫之上洒下斑斑点点的红色旗帜，在人的身上、心中、灵魂深处轻轻摇曳。

长年休憩家中，我的躯体早已锈迹斑驳，步至山腰时，已然汗流如雨，喘息如牛，仰首眺望远方，远方像诗一样缥缈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登顶。好在每隔一段距离，便有一处“奶头山根据地遗址”做“加油站”。每当我疲不能兴，心生退意之际，这些“加油站”总是能及时地给能量不足的我补充斗志和决心。当天下午3点半，我终于成功登顶，在一川绿风中，我竟也有了一丝英雄气概，这应当是本次重走抗联之路给予我的最大嘉奖。

下山路，像一本书的收尾，它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以飨读者呢？正这样想着，一阵欢声笑语乘着微风由远及近，款款入耳，我看见一行人从山的另一面蹀躞而至，听声音好似南方口音。几个人手里各拿着一瓶矿泉水，瓶口大开，有几株身材苗条的山参正以芭蕾舞者的姿态立在水中，经瓶身和水的放大，显得分外婀娜，像是被司春之神定格在时间胶囊里的自然精灵。

我冒昧地上前询问这几株山参的出处。答曰：山上采的。

“哪座山上？”

“就是你脚下的这座山！”

我忽然记起来了，上山前导游曾与我们说过，近年来，奶头山村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区位优势，正在大力发展林下参产业。且为了让游客们更加深刻地体验到当地的乡土风情，还增添了“在原始森林中寻找林下参”的活动。

看着一行人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我想这应当是这部抗战巨著最完美的结局了。

本文党史顾问：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孙太志

说到儿子、儿媳，陈妈语气中充满欣慰自豪：“近年来，国道江边兴起了乡村旅游热，儿媳做旅游生意，整天可忙啦！进进出出，跑来跑去，像一只采花的蜜蜂。儿子是村干部，识文断字有文化，比老姥老爸强得多，年纪轻轻就当上村会计了，干这活儿不光是脑袋好使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全村人都信任我儿子，他敢承担责任，有颗乐于为父老乡亲们服务的公心……儿子的这颗心，比金子更珍贵啊！”

说到地瓜秧苗床的事，陈妈的话如溪水滔滔不绝：“这活儿主要我干。最初建秧苗温床时，老头儿和儿子都来帮忙，盘个小炉子与秧苗床相连，用砖垒起苗圃床，苗床中间要砌成火炕式平面，下面有排烟火循环流动的沟槽，上面盖上砖石板，再添加黑土。早春天气冷，苗床上方还要加几根铁管搭成拱形棚骨，上面盖上透明塑料布，苗床变成了小型温室大棚，这类活儿得男人们帮忙干啊。现在是开春时节，我就更忙了，你们全看到了吧，这个地瓜苗床，全由我莠弄，起早贪黑地干，就为谷雨前让苗儿长成秧，拿到市场遇到好买主，说不准我的一株秧苗能卖一毛二分五呢！”陈妈讲得兴奋了，眼里熠熠闪光。

陈妈半生辛劳之求索，恰似走进了鱼水融合的神奇境界。陈妈讲述着，情绪上扬，好像脸上的笑意，都带着雨露似的，楚楚动人。听到这里，我抬头仰望小院上的四角天空，阳光油彩般流泻下来，陈妈的脸庞，被霞影映红，她俨然变成了年轻姑娘，春姿勃发，活力融融……

面对此情此景，我想起某位先哲的一句话，大意是：只要人们辛勤劳作，其生活的河流里，就常有阳光普照。

一条漂亮的曲线。曲线的一头挂着小鱼，鳞片在阳光下闪烁银光。

城中也有河，那是沿着古城的水系引来的小溪。溪流上有小木桥，溪水边有红的、黄的花朵，还有绿树，那是开花的树。透过树的缝隙，是白墙灰瓦的楼宇，和那两千多年的古城墙。好一幅小桥、流水、鲜花、绿树、古城的美丽画卷！

古城四面环山。东是龙山，北是大禹山，西是七星山，南面鸭绿江的对面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山。低山、高山，远山，千山叠翠，望也望不断。上世纪60年代勾画出“远山高山森林山；近山低山花果山”的蓝图，如今已变为铺展在眼前的风景。古城的周围果树飘香，集安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。“集安白桃”“集安蓝莓”，用鸭绿江河谷种植的山葡萄酿造的“集安冰酒”是名优特产品，被外地人称为“集安味道”。

大禹山是集安的后山，也是集安的最高峰。每年初夏，半边山都是洁白的槐花，花香浓郁，把整个古城浸染得犹如一位槐花香型的美女。那忙碌着的小蜜蜂，也常常会误飞进你的窗口。

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，是集安的一张名片。“洞天皓月”“仙人台”“藏心洞”“五女戏水”“抗联遗址”“古代采石场”，都是森林里生长的故事，是这片崇山峻岭中的“特产”，是浸染着这片土地上的生态文化。

集安森林覆盖率达81.4%，是国家生态示范区，被誉为“吉林小江南，国家生态园”。

鸭绿江水流过的集安是G331公路“吉道”的起点，游人们赞誉：集安是“中国最美边境城市”之一。一种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，望着窗外那条碧波奔流、不舍昼夜的大江，不知怎的，我忘情地哼起了电影《上甘岭》插曲中的那句“我家就在——岸上住……”

□程伯承

家在集安

